

文博故事

一把旧折扇 凝聚两代情

◆ 杨忠明



曾有人问我：“谁藏有海上近代著名老报人严独鹤先生那线条清逸、书卷气浓的墨宝？”——他想收藏一件。据我所知，弥足珍贵的严老书法从前只是给朋友写几幅，传世不多，拍卖会上仅见一二件。近见沪上名印家陆康主编的《澹安藏札》中有严独鹤写给陆澹安的信札一页，是难得一见的严独鹤手迹之一，信中内容是与陆澹安商谈关于《水浒》作者问题研究的事……

壬辰夏日，笔者到南昌路上沪上知名书法家周家盛兄“无为居”书斋游，拜观完他集

藏的吴湖帆、谢之光等名家书画后，一把骨子精良的旧折扇，引起我的注意，扇面书录陆游诗《上虞逆旅见旧题岁月感怀》：舴艋为家东复西，今朝破晓下前溪。青山缺处日初上，孤店开时莺乱啼。倦枕不成千里梦，坏墙闲觅十年题。漆园傲吏犹非达，物我区区岂足齐。学文先生雅正。落款：严独鹤。“呵呵，写得好！何处觅到？”答：父亲遗物，几十年来秘藏在老屋大橱顶上夹层里，刚刚寻得。家盛说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他家住在西藏南路杀牛公司后面的自忠路口，他父亲周学文早在求学时就

一直喜欢读《新闻报》的副刊《快活林》杂志上严独鹤先生那言辞精辟、针砭时事、笔墨幽默、用句辛辣的佳文，看完后还一篇篇剪贴珍藏，用现在时尚话来说，周学文是严独鹤的铁杆“粉丝”，有位教书朋友与严独鹤熟识，周学文还听说严独鹤是个书法家，就请那友人到霞飞路上喝咖啡，请他去跟严先生说，他想出高价求写一扇，严独鹤获悉此事，爽快地说，钱不要，喜欢，写一扇赠他就是，周学文收到墨宝开心啊，竟一夜未眠！有缘分的故事接着讲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周家移居到重庆南路39弄9号，与7号里居住的严独鹤做了邻居，周学文浑然不知晓。某日，周家盛串门到严家玩，看到严独鹤老先生书写毛笔字，十分惊奇，少年大胆叩教，说：“严家公公，请您教我学书法吧。”严老抬头看了看说：“小青年学书法很好，但我没有能力教你，我的老友陆澹安书法一流，你可前去叩教。”家盛回家跟父亲一说此事，周学文大吃一惊，说，哎呀！我竟然还不知道，隔壁邻居就是旧时送我扇面，是我最敬仰的、做人厚道、学问高深、老上海大名鼎鼎的严独鹤先生啊！

“文革”时，周家遭到抄家，古玩书籍被扔上卡车，呼啸一声，绝尘而去，家盛曾听他父亲说他最喜欢的严独鹤墨宝的扇子东藏西塞，躲过一劫，后来不见了，直到最近才寻得。周家盛感慨地说：“一把严独鹤先生的手迹成扇穿越时光重见天日，凝结着两代人的情意与缘分，我现在写的书法也受到当年严老公公的影响，更值得我崇敬和学习的是旧时文人那高贵的人品！”



■ 韩敏《白描仕女》

线描又称白描，中国古代很早就运用于生活和艺术之中，如汉砖造像的线条，敦煌壁画中的大量线描等，因简洁概括而又变化无穷，拥有独特的表现力与装饰性。唐代的吴道子、北宋的李公麟、明清的陈老莲和任伯年都是线描高手，流传至今的《八十七神仙图》、《朝元仙仗图》等经典之作，也已成为历代名家的临摹范本。

线描对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针对不同的物象采用不同的线描表现很有讲究，因此，当代画家都很重视。但是线描的强与弱也和书法功底扎实的线描功夫才能出彩。就像老画家韩敏的书法隶、篆、草、行相兼，高古典雅，自成一格，加上他对陈老莲和任伯年的线描研究，使他的线描作品出手不同凡响，无论是静态轮廓的勾勒，还是动态韵律的表现都显得千姿百态。

如他的人物线描非常讲究差异化刻画和环境的渲染衬托。同样是仕女，因贵妇与丫鬟的身份不同，从面相神态到衣褶饰纹的处理上，韩老会采用不同的墨线来表达不同的质感：贵妇的衣纹线条长而紧劲连绵，连花饰的点缀也是精致而细腻，尽管没有颜色，却达到庄重富丽的艺术效果；而丫鬟的衣褶用线相对简练，仍不失流畅自然，飘逸的裙带舒展飞扬，富有韵律。一个含蓄，一个奔放，体现出不同的精神状态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。韩老的佛道人物风格独特，他画的达摩对形体的取舍相当到位，并用行草手法和枯墨运笔，寥寥数笔就刻画出达摩的神态和僧袍粗糙的质感，表现了佛道的庄严和神秘。

韩老的线描花鸟草虫同样精彩纷呈。他的双勾竹与兰花都不用打底稿，上手就写，韧而秀劲，能展能收，能疏能密，高古清雅，使人感到清风飘动，仿佛置身于清幽岩壑之间；他的稻穗，蝉身薄翼，蜻蜓双翅，蟋蟀对须等等，无不刻画得精细入微，栩栩如生。体现出韩老丰富而深刻的生活观察力和炉火纯青的笔墨技巧。因此他的作品人见人爱，雅俗共赏，往往使人人神于形、神、意融汇一体的艺术境界，却难以想到这是出自一位耄耋老人之手啊。对此，韩老笑道：“线描的最高境界是不施丹青照样光彩动人，老夫深感艺无止境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了，还要学呵。”

不施丹青亦动人

朱龙明

晓笛 大乔

李鸿章封爵铭墨

王毅

墨呈长方形，长13厘米，宽4厘米，厚1.2厘米。面隶书“封爵铭”三字，阴识填金，下楷书“少荃李氏珍藏”，阴识填金。背镌双龙拱珠图，中“册命”两字，阴识填金。下端玉箸书三行：“使河如带，泰山若厉，国以永宁，爰及苗裔。”阳识。左下胡开文仿古。一侧“光绪乙亥腊月”。另侧徽州胡开文按经轆十万杵易水法制。顶“五石顶烟”，俱楷书阳识。

李鸿章（1823—1901），字少荃，安徽合肥人，晚清重臣，道光二十七年进士，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，授文华阁大学士。李鸿章曾先后创办江南制造局，轮船招商局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，为洋务运动代表者、奠基人。被外人誉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一争长短之人。



作者 谢远明



刊头篆刻

紫砂新品泛春华



在紫砂的故乡江苏宜兴丁蜀镇，人们习惯把紫砂壶的好坏归结为两点：一是配料（即砂泥的质量）；二是工艺（即制作品质的优劣）。被誉为制壶大师的前辈们往往都兼具了这两方面的条件，使他们的作品在传世中经受了历练，为后人所敬仰。蒋蓉、顾景舟等大师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

作为后生，上世纪50年代后期出生的鲍建祥（别名鲍人阳）自然名不见经传。作为紫砂世家的后代，少年时期就随祖母戴氏学艺，研究陶土配料，立志紫砂陶艺数十载。自持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催生了他的好学和执著。作为根植于蜀的本地人，从小耳濡目染，感受着大师们的精湛技艺，慢慢成熟长大。1981年，23岁的鲍建祥进入江苏省陶瓷公司美工班进修，1984年代表江苏省技术人员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开办紫砂厂，并指导当地人摸索紫砂工艺。之后的几年，又先后在陕西、江苏等地开办紫砂厂，为传承和发扬宜兴陶瓷亲力亲为，传经授授。

三十多年的长夜修炼，使鲍建祥在紫砂

原矿色泽方面创造了一个不灭的神话：色若钟鼎，灿如流壁。形器雄健而严谨，线条流畅而规整，气韵古朴而典雅。特别是砂壶烧造工艺的曲线制度，成为他的“看家活”。他常自喻：德在人在，利居人后，自立门户，熔铸古人，自成一派，以手工拍打捏筑法，力挽砂壶工整。以古朴的甜俗之风，清静的心灵，将至情至性渗透在作品中，留下光彩一壶。

这些年，鲍建祥因沉溺于技术而疏于产品包装和市场运作，失去了很多。特别是在创收方面，又慢了人家半拍乃至一拍。每每涉及名和利的话题，性格略显内向的鲍建祥似乎并不后悔当初选择走技术这条路。他说，我没想过要走捷径，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实力，中国有句古话叫厚积薄发，我将以此作为追求在今后的制壶工艺中慢慢摸索。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对此他深信不疑。他向笔者展示了这十几年来自己靠纯手工创成的砂壶作品，并给每一件作品配诗一首，以表达自己对作品的制作感慨。